播弄會須有盡

小心齋劄記

無錫顧憲成著

己亥

河圖洛書太極居中。太極圖太極居上。太極無對。中無對。上無對。這兩處恰好放着太極。真是天造地設。如何容得一毫人力安排。

世人於性善二字往往信不過。蓋謂自堯舜至於塗人其間等級之殊倍蓰無筭若個個是善安得懸絕如是之甚予竊以為為此說者猶就大

衆較量而云然耳苟求其實无有可異焉孟子曰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此一人也而槩論其一生且判若兩截然何也又曰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此一人也而第按其一日且判若兩截然何也今謂自堯舜至於塗人不應懸絕如是之甚遂疑其有異性然則此一人也而倏焉聖人倏焉塗人甚者倏焉遠禽獸不遠亦懸絕如是之甚何也將少時一性壯時又另換一性耶將平旦一性旦晝又另換一性耶殆不可解已

孟子以不學而能為良能吾以為不能而學亦良能也何也微良能彼其有不能也安於不能已耳孰牖之而使學也孟子以不慮而知為良知吾以為不知而慮亦良知也何也微良知彼其

有不知也安於不知已耳孰啓之而使慮也又曰孟子以不學而能為良能吾以為學而能亦良能也何也能之入處異而能之究竟處同非學不學之所得而岐也孟子以不慮而知為良知吾以為慮而知亦良知也何也知之入處異而知之究竟處同非慮不慮之所得而岐也

朱子與呂東萊書曰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為學之病多說如此即只是意見如此即只是議論喜因與說既是思索即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即不容無議論渠却云正為多是邪意見閑議論故為學者之病熹云如此即是自家呵叱亦過分了須着邪字閑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禪會耳愚謂意見對實悟而言議論對實踐而言學者不務實悟而務意見便是落意見亦便是邪非必乖剌頗僻而後謂之邪也不務實踐而務議論便是落議論亦便是閑非必支離浮漫而後謂之閑也敢以此補兩先生未盡之意

或問天下歸仁其義云何曰中庸有之考諸三王

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是謂天下歸仁曰朱子云歸猶與也然否曰考諸三王而不謬三王與之矣建諸天地而不悖天地與之矣質諸鬼神而無疑鬼神與之矣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百世之聖人與之矣

孔子於原壤曰老而不死是為賊孟子於告子曰率天下而禍仁義此是後人攘斥二氏的公案莊子言孔子見老子退而贊之曰猶龍列子言孔子與商太宰論三皇五帝獨推西方聖人此是後人崇事二氏的公案蘇潁濱曰東漢以來佛法始入中國其道與老子相出入皆易所謂形而上者而漢世士大夫不能明也魏晉以後畧知之矣好之篤者則欲施之於世疾之深者則欲絕之於世二者皆非也老佛之道與吾道同而欲絕之老佛之教與吾教異而欲行之皆失之矣李屏山曰吾讀楞嚴經知儒在佛之下又讀阿含等經似佛在儒之下至讀華嚴經無

佛無儒無大無小無高無下矣、凡此又皆近世論三教異同的公案也。學者無主先入之見。虛心參核。必有箇真是非湧出來。

按列子云商太宰問孔子曰夫子聖人歟對曰丘博識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者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信者聖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因時者聖亦非丘所知太宰太駭曰然則孰為聖人夫子動容有間曰

丘聞西方有聖人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焉。愚謂此等議論都是平空捏出借以貶抑儒門聖人。亦以自張面目。若信以為實然。又因佛氏出自西方遂從而附會焉。真是痴人前說夢矣。

程子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個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個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愚謂孟子拈出不動心三字其功尤多也。

千古聖學只是個不動心佛氏也是個不動心告子透得這個消息過於楊墨遠矣却被孟子一眼覷破將他根本上病痛一一指點出來使後之學者得以曉然於幾微異同是非之辨不至為他說所惑走差了路頭故曰其功尤多也

儒者言仁墨氏亦言仁儒者言義楊氏亦言義並歆入而附於吾道之中特失之偏耳乃告子桮棬仁義居然駕而出於吾道之上矣是故楊墨之為害也著而淺告子之為害也微而深韓昌黎謂孟子之闢楊墨其功不在禹下愚謂孟子之闢告子其功又在闢楊墨之上也

明道謂佛氏之言視楊墨尤為近理伊川謂佛說直有高妙處朱子謂楞嚴經做得極好又謂佛氏之說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雕如云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如云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是甚麼樣見識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被他揮下也三先生之言如

此不為不知佛矣然則何為而闢之曰遡其發端既與吾聖人尚有毫髮之峻究其末流又為不善學者釀成千里之謬是安得不重為之防況崇佛太過勢必至於卑孔業已卑孔勢必至於土苴名教猖狂無忌佛氏而不欲拔衆生於苦海則已佛氏而欲拔衆生於苦海應不令其墮此矣然則三先生者謂之有功於儒可也謂之有功於佛亦可也管婁江曰吾嘗謂沙門程朱何曾謗佛謗佛自在汝輩不成言乎

或問昔王荆公謂張文定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後絶無人何也文定曰豈無人亦有過孔孟者公曰誰文定曰江西馬大師坦然禪師汾陽無業禪師雲峯巖頭丹霞雲門荆公聞舉意不甚解文定曰儒門澹泊收拾不住皆歸釋氏焉公欣然嘆服乃周元公則謂讀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又謂一部法華經只消一艮卦可了何也曰文定得儒之淺者也故優釋於儒元公得儒之深者也故優儒於釋蓋各就其

所見而言也曰然則孰當曰文定之說恰好點着世間一種豪傑意中事元公之說非是聰明才辨消剝無餘真從澹泊裡討出滋味來恐亦未能深信也曰若是則文定之所謂過處即元公之所謂不如處也曰然

人言佛氏只是理會生死愚謂不但佛氏即吾儒亦只是理會生死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又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又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又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孟子曰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又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又曰生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這都是理會生死或曰味孔孟兩夫子之言似看生死甚輕也何謂理會生死曰以生死

為輕則情累不干為能全其所以生所以死而生死重以生死為重則惟規規焉軀殼之知生為徒生死為徒死而生死輕矣然則以生死為重者正不免置生死而其以生死為輕者乃其深於理會生死者也

天地全而與之人全而歸之是謂仁人父母全而與之子全而歸之是謂孝子善乎荆川先生之言之也曰生時一物帶不來此物却原自帶來死時一物帶不去此物却要還他去吾儒之理會生死蓋如此

關尹子曰若有厭生死心超生死心止名為妖不名為道夫何故道無生死也有厭生死心超生死心則有生死也吾聖賢於此却只去盡心而知性存心而養性求個仰不愧俯不怍及其至也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四時合序與鬼神合吉凶蓋完完全全是一太極而陰陽五行都不得而囿之矣此之謂盡其道而生盡其道而死此之謂不以生而生不以死而死此之謂

理會生死。

又曰人身之生死有形者也人心之生死無形者也衆人見有形之生死不見無形之生死故常以有形者為主情欲勝而道義微即其耳目人也口鼻人也四肢人也不過行屍走肉已耳聖賢見無形之生死不見有形之生死故常以無形者為主道義勝而情欲微即其耳目人也口鼻人也四肢人也固已超然與造物者游矣而今理會生死須把這二字勘得明白然後可

朱子疾革門人請教朱子曰須要堅苦是說功夫陽明疾革門人請教陽明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是說本體惟曾子疾革謂其門人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即本體功夫和盤托出矣

或疑范忠宣好名忠宣嘆曰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愚謂無善無惡之說行則人且當避為善之嫌不知將如之何而可也

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難乎其為君子避為善之嫌却有為惡之路便乎其為小人

劉先主伐吳孔明不諫余始疑之近讀出師表乃悟先主之於雲長是何等君臣雲長既為吳所斃自應復讐此處只論天理人情更說不得第二句話故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所能逆覩也

或問明道先生云新法之行亦吾黨激成之豈可獨罪安石又云青苗可且放過何如曰此君子

自反無窮之心也大凡常人行有不得一切惟求諸人君子行有不得一切惟求諸己今以青苗一事舉朝諍之不得於是而市易而均輸而手實而鬻祠紛紛相繼而興意其由激致然引為己咎假令青苗放過猶然市易市易放過猶然均輸均輸放過猶然手實手實放過猶然鬻祠諸所為紛紛有加無已又將曰惜也不克杜之於初致其滋蔓新法之行亦吾黨養成之豈可獨罪安石故曰此君子自反無窮之心也若

不識這箇意思凡事只一味依依阿阿沒些皂白猥云可且放過即明道此一語非惟前之無救於既往後之無補於方來而適以為諸臣媚子希世取寵之階矣非吾所知也曰先生又云寧使人謂我啞御史只是格君心何如曰此亦自有說史言神宗雅知先生召對之日從容咨訪比二三見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耳一日論議久日官報午正先生求退出廷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前後進說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日林為先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為卿戒之及論人才神宗曰未之見也先生曰陛下柰何輕天下士神宗俯躬謝曰朕不敢朕不敢一日極論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神宗為之改容先生之於神宗投契如此區區今日上一疏明日上一疏曾何足言此先生所以願為啞御史也且史又言先生在臺中數月間章數十上

如論君道論王霸論養賢論十事諸劄子皆經世大策真可謂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者乃先生視之猶然不免啞御史也意念深矣假令知之而有言言之而有不盡其厚自刻責又當何以為比乎記得往在都下同年鍾惟新由樂安令徵拜御史予謂之曰足下何以報聖明惟新因舉先生語予曰有先生之志則可無先生之志則尸也願足下為魯男子何如惟新謝曰命之矣

朱子讀兩陳遺墨將荊公皮肉骨髓一一推敲出來非特說着他痒處亦且說着他痛處而於一時諸君子之所評論又悉為之究其得失曲書事理畧無偏執假令荊公聞之縱不首肯未必不心肯也象山祠堂記却似不免先有個主張荊公的意思橫於胸中便覺抑揚之間費安排在

利之一字尋到本源處是義究到末流處是害是故以義為主利在其中矣以利為主害在其中

矣。荆公要做三代事業却終日津津言利。正緣不識個利字。

神宗儘聰明亦儘有志已被明道先生撥動無何却為荆公引去明道就根本上提撥。荆公就門面上整頓。明道之對神宗句句映心。荆公之對神宗句句爽心。於是明道語及堯舜輒謝曰朕不敢當蓋已稍稍疑其迂荆公語及堯舜則欣然嘉納焉於是明道日遠荆公日近明道日疎荆公日親。真有如曾子固所謂合為一人者。於是舉天下一切聽其所為。卒至大壞極弊。雖有善者亦末如之何也已矣。嗚呼此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

荆公說的是最上第一等道理。即韓富司馬諸賢見不到此也。何其卓也。做的是最下第一等勾當。即桑孔諸人計不到此也。何其陋也。彼其意以為如此然後名利兼收。足以凌跨千古而卒也兩下掛空。萬事瓦裂。以致君子不得安於朝小人不得安於野。禍端一開。蔓延靡已。而夷狄

且乘之矣。吾閱史至此。未嘗不為掩卷三嘆也。